

# 解放日報

今日出版一大張 第一一二二號 社址：延安

中華民國卅三年六月七日 夏曆甲申年閏四月十七日 (五月初一即夏至) 五月十八日小暑

歐洲第二戰場開闢了！

請快買：  
解放日報社出版的

歐洲形勢詳圖!!!

每份訂價四百元

經售處：東關解放合作社

代售處：各書店各合作社

## 光華鹽業總公司 遷移啟事

啟者：本公司於六月一日遷至南七里舖（原三分棧舊址）新址，在遷移期間，停業五日，於六月六日起在新址開始辦公，今後凡與本公司商談工作或信件事宜，均請向新址接洽為荷。

## 盟軍在法西北部海岸登陸

# 第一戰場開闢

## 哈佛爾、克恩間已建橋頭堡 傘兵四師團在諾曼第半島降落

【新華社倫敦七日電】各方期待已久的盟軍進攻歐洲，已於盟軍攻克諾曼第之日（六日）開始了。自六日晨一時起，在諾曼第海岸，盟軍大批的坦克、步兵及戰艦，在盟軍飛機的掩護下，在諾曼第海岸登陸。盟軍在諾曼第海岸登陸，是盟軍在歐洲戰場上的重大勝利，也是盟軍在歐洲戰場上的第一戰場開闢。



## 艾森豪威爾統帥 向歐陸人民發表聲明

## 昭告將士奮勇作戰



艾森豪威爾將軍

【合衆社倫敦六日電】艾森豪威爾將軍，於六日晨向歐陸人民發表聲明，昭告將士奮勇作戰。艾森豪威爾將軍在聲明中，向歐陸人民保證，盟軍將繼續奮勇作戰，直到將納粹德國徹底擊敗為止。他並呼籲歐陸人民，要與盟軍合作，共同為自由而戰。

## 英援兩度報告登陸

## 羅斯福召開攻歐會議

## 戴高樂號召法人奮起

【合衆社倫敦六日電】羅斯福總統，於六日晨向美國人民發表聲明，報告盟軍在諾曼第海岸登陸的經過。他並表示，盟軍將繼續奮勇作戰，直到將納粹德國徹底擊敗為止。他並呼籲美國人民，要與盟軍合作，共同為自由而戰。

## 夜襲靜樂城關

## 衝入寧化堡東寨、焚毀汾河大橋

【新華社北平六日電】晉西北六分區軍民，於六日晚間，夜襲靜樂城關，衝入寧化堡東寨，焚毀汾河大橋。晉西北六分區軍民，在這次行動中，表現了極大的勇氣和犧牲精神，為晉西北的解放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。

## 鄂中新四軍 又救出美飛機師

## 又救出美飛機師

【新華社北平六日電】鄂中新四軍，於六日晚間，又救出美飛機師。鄂中新四軍，在這次行動中，表現了極大的勇氣和犧牲精神，為鄂中地區的解放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。

## 擊出兵民海淮 處七點據敵復收

【新華社北平六日電】擊出兵民海淮，處七點據敵復收。擊出兵民海淮，在這次行動中，表現了極大的勇氣和犧牲精神，為海淮地區的解放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。



陳雲賈托夫等同志  
勉勵學員作實際革命家

延縣農累稅二次試行完畢  
各階層負擔公平合理

【本報延建訊】昨開農文苑，並進校二大試行已告結束。該黨縣稅會於去年下半年在縣試行，因初次試行，缺少經驗，並未先期訂好。後經延建、建寧及舊政執行討論結果，決定今年仍在延建二大試行，並由陳啟升、趙慶雲、吳政賢等分赴各鄉，分頭宣傳，並派員明察各鄉研究規模，該黨情況，決定數目，按土地好壞定產量，再加以進額折損，按人口多少決定產額。計參加此次工作的鄉共六十多個，從二月二十日開始，至五月五日止告告結束。這次在延建王國榮同志、郭晉生、王海同志及縣委李興旺同志領導下，不時檢查督促，且親自下鄉丈量土地。如川口照五鄉廟溝村，因產量定的太

的工作無意互相傳遞，因之成績頗佳；且受到羣衆的歡迎。在豐盛崗五鄉文木土地廟說：「酒價稅法宜在百分之二」在左負坦方面，各階層真正做到負擔公平合理。如川口區四區中農負擔比糧收數的百分之十一·五，重慶方面根據實際調查，庫產金銀比寶源區最低，如川口食鹽則佔百分之十五·五。重慶方面根據實際調查，庫產金銀比寶源區最低，如川口其他屬於合綏家鎮、寶慶堡（由棗園出來的）一二三石，應徵量則爲一八·六九石。其抽納子很多。這裏一方面要說明，重慶縣政府

延縣廟溝村

「本縣」延縣山口區五  
巡關溝村，年來植棉很少，  
今年由於政府提倡，全村三  
十戶，植棉者即有三十戶，  
共植棉三十一畝年，超過  
佳。該區係於一九四一年開  
始植棉，當時僅有棉田卅畝  
，第二年就增加到一百四十  
畝，第三年為五十八畝，  
四年中該區植棉數即增加了  
三十五四十斤。他今年植  
大批

去年棉田二萬畝計收穫一萬二千斤。今年預計收穫一萬七千餘畝。今年雨量充足，棉花可望豐收。

【又訊】大嶺區三塘梁家壩村有二十四戶河南人，她們今年紡織時成績優異，經政府補助了二十六輛紡車後，生產額將放增。現在她們變工廠主，棉工施用了。

【本報延川訊】清廷區中除五十株是集木外，其餘皆明前發，植的辦法首將棉土放撒去，然後用其次在樹苗時記着樹身子高的苗子要帶十斤「埤土

四、五兩，並說辦了不少的棉布，肥民館前順利地行槓。又據於三十九個鄉市中，已有二十八個婦女學會紡績，會織布者二人，現有紡車二十五架。(玉國華)

●本報特約通訊：大漢區黃泉鎮一帶近來被匪劫掠，幸賴該區巡邏隊自顧，聞克

丁縣有已，經捕獲六百三十餘名。由於他們的推助，該區民間紡績業也較發展矣。

●現金四百五十個愛國婦女中，即有七百二十個愛國女參加了紡績。

●(本報專訊)太興區楊泉鄉發動黨徒任百額，聞克

樹要的是漆油，他查銷荒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，下鄉的辦法，一樑要皮開張保持漆油，四十天地上，第二兩期即可分片賣已多年，新南區區官

收買了家私製造出什貨件五百，五毛一件，每箱一百

五斤，五毛一件，每箱一百

# 廊縣軍民生

## 戰士替老百

### 羣衆幫部家

【本報訊】舊縣軍民今年在生產中的互助運動，比去年來得更加紅火。在太樂區，全區副區長領導羣衆揭井時，當時正忙於修理生產工具的某連生產班，僅抽出二人，幫助早種羣衆修造了三十個工，揭井十五丈。老鄉們非常感激。當生產忙於開荒的時候，老鄉自創趕牛前來的生產班四十餘架連全部聚好。各區駐軍附近的老鄉，紛紛自動跑到連上，要求與軍隊換工，老鄉用一頭牛替軍隊犁熟地，軍隊用三個工替老鄉開荒或鋤細麥地。武莊換工辦法，軍民都有好處。熟地用牛耕作，非常細緻，每頭牛一天可耕地四畝，一個人一天要把地翻好，也不過翻三畝多；一頭牛一天犁荒地不過一畝多地，還有填溝的危險，而三個人開荒一天，總在三畝以上。這樣老百姓可以增多荒地面積，而軍隊又可以利用空閒的人力畜力把熟地種好，不虛費時。以某村雷成組為例，該組共有六人，除一人看飯外，只有五人參加鐵錫守衛，他們已開荒七十畝，種

地鋤，荒開，井掏姓  
種播，鷄孵，地犁

助

「本報臨縣訊」平武駐軍某部，近抽出二十一人分三組補助抗工獨生銀，共開荒二百五十四畝，深爲抗工屬所欣喜。爲報答軍隊起見，抗工屬以雞、肉等慰問戰士們。（余維興）

「本報訊」杭州一隊在草上築和男台的駐軍特整潔，解決了一個最大的過水困難。這

兩個地方的爭執每天要用兩個好毛毬擲水吃，該部三連的兩個戰士和一個兵，化了四百五十多個工鉅了一口井，道修，低年可耕麥麥

吃兩個早飯煮粥的王米飯，保家莊的老鄉看了，開了幾，回家便挑了一担飯菜，非要戰士們吃不可。薛家塔的老鄉開着開堂當的戰士到家裏喝湯，太寧鄉女主任給開荒的戰士送水。這些軍民互愛互助的例子，真是數不勝數。（柳垣）

鄆縣宋保榮  
響應藍旗號召

「本報臨縣訊」城關插了一批河南難民。經過一年生後，他們的生計已極富足。今年他們又自願安置了三四十戶新來的河南安

節有七百個膠工。

**豐當**

縣推廣

來共植樹一千九百五十株，其間各區推廣。他植樹時開在肥泥可以，應將膠土翻出來，的生皮挖開，再用乾土撒上去。除刮皮。摘的辦法，如是一尺餘的樹。樹皮小條好重，最

區二鄉來榮榮，今年生產中已轉壞。他除植樹二十二畝及植樹外，此次政府號召種植，他也首先響應，特榮地抽出五分試植藍；並到蘭向人宣傳種植的好處。（願報）

**鄭縣簡訊**

△陳文超同志談：交通區一寇寇穿過進伍軍人王居聲，一九四二年移居該區，因連年生產積欠已歸還公

晉察冀接敵創造新的

乎以安置，並為其解決了。這些新來的，已由政府

△新華社晉察冀五日電：近，敵人的破壞和搶掠是很嚴重，為了適合黨家的需要，組織了，創造了新的晉察冀

在秋收時好，甚麼熟熟爛爛的，分幾行，保存到清明節種出來，(分苗時間是在第一年清明開樹的利達，不可太遲。現在劉樹的利達，他說：「咱們這裏的苗，把一千三百多株，移兩頭、中梗、毛雞等一籠，生活十分密。今年他種熟地十畝，開荒二十五畝(現已開十五畝)，預計可收粗糧二十萬五斗。

③賀澤華同志說：在限於一畝荒涼荒蕪的中間，有一片荒涼的荒蕪，明後土，土

# 教學法

花，餅乾，怎樣教？

孩子說，教員說明單的性質，用途等；並教他們過秤秤樣計算。關於經營生產的方法，要學習怎樣做生產計劃到及搬工、計工、齊工等。小孩紡紗和用絲的棉花，大抵生

法方學教的

們模範小學，加以組織，作爲政治訓練。對於兒童在家裏學習的情形，教員要週遍巡視或親自到兒童和家長進行檢查，並整理所得結果，在週會上發表評判。學校一方面領導兒童集體勞作，另一方面則領導生在家裏早晚勞作，克服了過去單獨勞作不熟的現象。在教學方法上採取國家制，就叫小孩說「額大額」三字，並教小孩生怎樣做，大概有什麼好處。紡織教「紡織」，棉花「棉花」等字，並講出什麼

經營，同時也解決學校經費和兒童本身的困難。在時間分配上，還照顧到羣衆的生產，看長段長需要兒童做甚麼活，來進行調劑計劃，使家庭生產和學校的學習兩方面都能很好的進行。此外，每一中心工作，都要動兒童政治推動作用，來教育羣衆，推動平穩，推廣新技術，政府時時宣徵。這樣一來，老百姓都很願意，他們說：「今年可不同啦！孩子們上學，能算有算，還會合他們，就起飛了。」

「新華社西安六日電」長沙外圍之戰，業已展開。五  
沙北約六十里之沙市街、麻林橋、新街關、路口一帶，  
均被敵線，至此敵軍已由田鎮江一鎮渡河，向沙市  
一帶推進。粵漢鐵路沿線，敵已筑灰白水、沙河（距長沙約九  
十里）一帶。瀏陽東北敵仍在東門山山脚附近。五日拂  
曉，敵另一股復向洩湖之北之營田附近登陸。其前哨由  
赤山島（一說係北）南犯敵於五日拂曉侵擾沅江城。附近  
向之鐵路。浙東敵二日出動，武義、東陽敵兩犯，我  
其的俱在篳篥長沙正面敵軍之窺犯，同時切斷長沙我  
西之鐵路。中原戰局敵經一度休整後，五日又復舉  
敵四犯湯溪。中原戰局敵經一度休整後，五日又復舉  
五日我空軍，中美合辦敵軍飛陝西一帶轟炸，在大窩  
敵砲四門，重創敵坦克一餘輛，又在張子鎮及新鄉村

三區某莊，雖敵人相當的。在今年大生戰動中，因合作社，在縣區幹部，解決，又開始了。

車站及永濟、風陵渡等據敵重設備。

炸毀敵火車、卡車等設備甚多。一日美空軍曾轟炸

子長市面繁榮

【本報子長訊】瓦市自一九四〇年後，市面日漸活躍，繁榮，人民生活日益改善。過去瓦市城內有很多宏觀，去年政府宣佈市面可以自由修造廟宇、舖面，於是立即掀起了瓦市建築的熱潮。去年多季市民打土窯一百三十孔，抗大打土窯二百孔。今春因為磚瓦等材料得到了解決，又開始了。

營業方式

聯合合作社

部，將所有貨物負責分發到各鄉鎮，並由該部負責，她們將分得的貨物帶回，隨時可供給社員的糧食。每五天在一定的時候，由帶部輪流負責出，就集合來開盤交易，人來來去去。

麵粉，已修成五個磨麵粉，計向府署登記要修磨三尊轉磨四十七孔，已熟工廿九孔，登記的鄉有一百五十五孔，已修成廿四孔，現在還有六十多鄉向府署登記。瓦市原只是拆道垣，現以中門為中心往東西北方各一掛山，與原東北四方無異。

它是由一位位通過染坊的合作社主任一手推廣起來的。

由於聯聯社主任李連堂同志是個樂於助人，當一九四一年他到縣聯社接事的時候，這個縣聯社正做着一項鑄錢生意——開染坊，前任的縣聯社主任關克道同志向染坊，「這道生意真難做啊！」然而李連堂同志並不相信，他暗中猜想：「這一定是外行」，於是他就自己就以一個染錢染匠的資格，經常參加在染坊的生意，但還無濟於事，關聯依然慘澹，生意快要垮台了，於是他細心研究，終於發現了一個重要的問題：外面的快錢實八千元一斤，一斤只裝廿個小布，原料太貴了。

「我們邊廠自己有沒有染料可以代替它？」李連堂同志想。從此，尋找代用品，清水上堤，一層藍色的膠狀體濃結在石層，這就是靛。

「啊呀，這不費難就弄美了！」  
聯聯社的伙計們好像豁然開朗了，他們帶著激奮的神氣說：「這還差不多。」  
棉莊的農家磨着驚奇的眼光也來看，他說：「我們李主任到底是個能人。」  
「李主任，這些藍藍的靛能染布嗎？」  
「李主任，它能頂上快靛來布？」  
李連堂同志把領打成的漿染成布，給葛家看，一領鮮豔的深藍色的布，強烈的引誘着葛家的愛好。李連堂同志在這個時候便把一籃染漿算給他看：「一斤十錠，二斤二十錠，三斤三十錠，三斤五錠布，我今年雖然有一池子沒打成，但是我邊收了一百五十斤乾靛，你們給我算算價值形是？」

的門面也越發地西現在他的腦裏。他覺得學生出身，從前到西安一帶賣過漿子，因此使他想起不遠而風翔等地有一塊製造土土的植物——藍，這種種類的土壤不惜重資買它，而且永不褪色。於是他就委託南莊開戶從鳳翔租回一斗藍籽；團已預備動手試種。這是一九四二年春天的事。

植藍，在當時的確是不受說沒經驗，而且一般農民聽起來，簡直是一個新奇的名詞。農民懷疑且不說，就是縣鄉社幹部，誰也不願幫着他來冒險，人人都說：「還沒事，白費工。」『沒事就沒事，我們一定試驗。』他堅定的回答着別人的非難和排礙。他繼續依靠過來的一些

大家情情的屈指計算了一下：「呀，比糧麥強多了！」於老馬上就有人要求道：

『李主任，你明年也給我們栽些藍籽吧！』

這個奇蹟的影響通過農民一傳十，十傳百，有一點一滴的在擴大傳播。離得近不遠的地方，有一個五里路，那裏住的幾家農戶也來預約藍籽了。

去年歲末臨時節，李逢堂親自帶着藍籽米園這些地方，他挨家去宣傳、計劃，農民兩落地的，提出許多疑義問題：

『李主任，我們種上收不了怎麼辦呢？』

『收不了嗎？合作社接你們地更能產的

力了，便自作聰明，把頭顱栽進的也是這根下六畝地。果然，這下種的辦法也是聰明的，他把藍和發土和在一起，攪播種他，他就能一樣，甘德還在耕過的地面上，然後再用層層地一遍便完工。三月廿五日藍甘下種，不滿一個月工夫，像鋼鐵一樣的藍便一片片的生長出來了。

這是一種多麼慷慨可愛的苗兒啊，注碧綠的嫩葉上，它輕輕的塗抹着一層粉白的顏色。我們的藍巨人，俯下身去撫摩着這綠的藍苗，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喜悅。但他們的喜悅並沒有掩飾得第二個人的了解，曲子的農民和兩個陌生的植物在感觸上還有着一個遙遠的距離，抄野菜的人們雖然看見它大小窩小窩的藍苗，「這是什麼？便賠償你們。」

「我們不會打怎麼辦呢？」

「合作社派人幫助你們打；假如你們不願自己打，合作社出錢收買你們的藍葉子。」

「那好，我種五畝試搭試搭。」

「我也種五畝試搭試搭。」

「我也……我們不會打的時候，夏天熟了賣藍葉。」

誰還想提說，可是一到藍葉成熟的時候，農民看這肥大的葉子，已經三三兩兩一夥把泡泡打好了。李健堂同志到他們池上親自動手指導，出錢收買了他們的藍

他這番話，聽得大家心裏，都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。大家想：『這塊地，是我們祖祖輩輩種出來的，現在卻要賣給別人，這豈不是……』大家想，想了一會兒，才說：『這塊地，我們祖祖輩輩種出來的，現在卻要賣給別人，這豈不是……』大家想，想了一會兒，才說：『這塊地，我們祖祖輩輩種出來的，現在卻要賣給別人，這豈不是……』

「自己便到鹿港參加縣聯社主任聯席會去了。」

其實這個「打蓮工人」雖然來自福藍的地方，而福打藍卻是一個生手。本來藍葉只泡五天到六天，而他却整整泡了九天，本來藍池一定泡乾乾衣，而他却整整泡了七天，所以第一池力就用了，而他却

現了。時常有人好奇的搶去那條渠下的「藍藍」，這些藍的顏色好看，是那條渠下的「藍藍」。

他們滿臉的問答道：「是我們自己挑下的藍藍。」

「我們自己也能種嗎？」

「能！」

曲子去冬全縣還只種藍四十八畝，今年冬，去冬已經種到八十畝了。







# 橋的面下水

西蒙諾夫

這是十月晝後的幾個晴天，寂靜風寒時節，還有無窮的風，當時送來幾聲砲響。

這樣天，大家在樹林子裏彈夾着一個團體。在這個中間的前線上，從八月起戰事就穩定下來，一條河劃成了華俄兩軍的界線。河是中等河，不太寬，也不太熱，可是它向查拉和深南却是那偉大阻克的經過。要想固敵人的防線，又不得不越過這條河流。

當摩克伊納將軍接到了準備進攻的命令時，他就召見工程師索斯迪夫金，向他

燈來照一眼所劃的記號，辨一下那根柱子應該放在那裏。在這兒只限一百五十公尺的幾碼上，絕對不能允許。只有在每個柱子上用刀割成記號，在工作時用手來摸。

在第三天的夜裏，開始了架橋的工作。這是一個寒冷的夜，一個深秋的夜裏，水上結着一層薄薄的靱皮冰，可是為了工作，就得要跳下這樣深到胸口的冰凍的水裏，把柱子推送到對岸去。

冰冷的水刺裂着人的身體和皮膚；誰也想很快的把柱子送到指定的地點之後，馬上回到樹林子裏去烤火。但是這樣工作很快不得的：一點不斷頭，就會把整個工程打亂，劃打成粉碎。柱子送去了，還要壓着對岸，用屎尿或是假裝小便，在水裏運動石頭，作休息之用。這種運送也要費分的，小心，以免石頭落到水裏發出響聲。

到了第二天早晨，兩個柱子已經架了起來。可是誰也看不見。第二天夜裏，又架好了兩個，第三天夜裏又架上了三個。整整夜裏，德軍的哨衛在頭頂叫着。幾個工作者被打死了，還有幾個打傷了。其他的人還要把死傷了的同伴一蹣不釋的抬來。

田二鴻和裴莊小學

林

田二鴻和裴莊小學

林間

在邊區勞動英雄代表大會上，田二鴻聽到吳滿有要創設一個模範鄉，而且在他那一鄉內設立一所小學。他甚不甘落後。不久，在市府召開的全市勞動英雄會議上，田二鴻宣佈了他那一鄉的計劃，其中已添上「創辦小學校一所」一條。從四月七日的報紙上，我們看到：「陝西西區兩個民衆學校開學」的消息，並知道田二鴻已担任了裴莊小學的校長。

一位叫韓轉子的，他在指責說今年計劃第二等錢小六兩，我們問他：「你不能再完成你的計劃呢？」她以天真的笑回答不肯定的回答，拉過阿寶並舉起臂膀：「動員起來」中的一聲前。○魯燕同志對我說：小圓鄉很坦白，別人問她為什麼不好好紡織？她就說：「我坐不住麼。」她坐下紡一會兒就留神玩。但我們相信小圓鄉一定會完成她的計劃，因為她已向別人提出了競賽，她不會忘記這個。

在這裏，我們有着一羣快樂的孩子，特別於他們中間一個叫做樊海龍的，他失去了他的革命母親，只遺留下的一個兒。很小的時候，他完全失去了父親和祖傳，只遺留下他的頭巾和他的，還有革命分給他的一塊地。就在領索額的土地上，他生長，他學會耕種，養育着他的親朋。他今年才十五

在勞動的日子裏

馮牧

二鴻：教員是站在炕下來的，不把上炕者弄到炕上去。另一個窩洞是教員的住室，我在那裏的桌子上看見一本大字諺語簿，封面寫着一個小孩子徐炳的名字。裏面是：『四季在春，耕地食穀，下種忙家，實有餘糧。』還是大字，每一行中間都用小篆寫着：『介紹信，茲介紹樂昌同志來實地看病，請予接洽。』……等語。

在這個學校裏的學生，不做裝束是『農民式』的，而且他們都有着很濃厚的農民作風。我在院落裏看見一個十三歲的孩子，很瘦的頭上包着一條白羊皮手巾，上身穿着一件白毛織成的緊腰衣服，頭紮是中式的花紋也是農民所喜愛的方格子。他手裏繫着一支小紅綢槍。教員王雲同志告辭我，他叫衛拴兒，能演『狼不讓獐子』全本。我拉他還要表演一場，大概由於天色晚吧，他有點害羞。最後衛拴兒還表演不過，給他的客人唱了一段詞兒：以後，每逢到街衛兒，我說說：『我們的小張不願上炕了！』……爲他一下課，總是牽着他那支紅綢槍，屁股一扭一扭的，腳步很快地移動着，沉靜在他的『張不讓獐子』換劇割裏。

有一個小女孩叫胡媽的，也是一個可愛的孩子。她在學校裏畫外，還把天鵝鵲，現在一天可以紡二兩多。胡媽的熱熱同志把她的一封請柬拿給我看看，這是小紅綢槍給

通常，總是在天還沒有亮，收哨之前，伴和雞鳴叫的聲音，院子裏就響起磨盤頭的聲響來，這聲響持續地、尖銳地鳴叫着，一直到黎明的到來。而在每天天黑之後，已經開始上第一班哨時，院子裏又響起這種聲響來。有時，遠處雜音附近的哨士們自動開地的聲音，用斧頭修鐵把的聲音，一直到天大黑了，吹熄燈哨了，才漸漸停止。

在『非洲』部一連，每一天都是這樣開始和結束的。

這樣，在勞動開始之前，每個人的工具都重新磨得明亮和鋒利了。每天，我們扛着扛着，有肩抬着我們另外的武器：槍、子彈、平爐……我們不能在家裏留下人看管它們，我們必須把它們也抬上山去。有的人帶着斧頭、鋤子；有的人挑着担子、水筒、筐子。除此以外，每個人都帶着充足的糧食和勞動的熱情。這樣，牽到山上，我們便成爲一支雄偉的，不再需要什麼裝備便可以如土地間旋轉的隊伍了。全年，生產中的一切，我們什麼都不缺

乏了。我們了豐足的日子！完成心！可以在能沒有什麼熱情還不太出這樣一個高強烈的，我們這勞動，但軍在工作一自己的頭人，他那個很小，他不久上流下，落上落不停，沒有人不帶着快的。他流斷每一羣小心砍到了石，有是否受

半年來延安演出的戲劇雜談

蓬飛

[illegible][illegible]